

# 学科理论探讨

##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概述

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和学科建设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教学的发展促进了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的成果进一步推动了教学实践的深入。尽管在对外汉语教学的不同发展时期，理论研究的范围宽窄不一、理论意识强弱不同、研究成果多寡不等，但教学理论研究总的趋势是步步深入和完善。

### 一、20 世纪 50—70 年代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概况

20 世纪 50 年代对外汉语教学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属于探索阶段。教学上的需要促使人们对教学实践进行总结和研究，以解决教学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从已发表的若干篇文章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原则、教学目标、教学的内容和重点、教学程序和要点、教学方法和教材编写，以及教学中反映出的实际问题等。<sup>①</sup>早在 50 年代初有关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就明确提出：对外国人（包括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不同于对汉族学生的母语教学；要根据外国学生的需要来确定教学目标；根据非汉族成年人学习汉语的特点进行教学；对外国人和国内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教学是培养其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教学内容应以词汇和语法为中心。同时总结了一些具体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有关研究所反映出的教学中的困难和问题，也是操汉语的中国人和研究汉语的中国人所习焉不察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现象，这在当时和后来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都起到了一种导向作用。可以说，50 年代的教学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为汉语作为外语和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到 60 年代中期对外汉语教学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教学经验也更加丰富。但理论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代表性的成果是由钟稷执笔的《15 年汉语教学总结》（1979），该文对建国以来 15 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理论探讨。文章在分析教学对象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和

原则。(1) 基本的教学原则是实践性原则。强调学生所学的是实践汉语, 必须“通过大量接触和运用语言材料来掌握语言”。指出“实践性原则贯穿在各个阶段、各门课程中”, 贯彻这一原则的主要途径是教学中应“精讲多练”。(2) 主张“语文并进”听、说、读、写全面要求, 分阶段侧重。(3) 主张整个教学过程是一个综合性的, 即“语音、语法、词汇三者综合在一种实践课内”, 但在安排上“必须适当划分阶段——语音为主的阶段, 语法词汇为主的阶段, 巩固扩大词汇, 提高听、读、说、写能力的阶段, 等等。每一阶段有其主要的任务, 同时也要适当照顾其他各方面”。此外, 文章还广泛涉及到了课程设置、汉字教学、考试安排、教材使用, 以及语音、语法、短文教学、精读和泛读教学等各种问题, 并进行了扼要的分析和理论概括。该文所提出的一些教学理论和原则, 不仅对当时和后来的教学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70 年代的教学理论研究较以往有所增加,<sup>②</sup>但总的说成果不算多。然而个别方面的研究却得到了深化。吕必松在《汉语作为外语的实践性原则》(1974) 中,<sup>③</sup>对以往提出的实践性原则进行了新的解释。指出, 过去一般把实践性看成是一种课堂教学方法, 把贯彻实践性原则的主要手段局限于课堂上的“精讲多练。”现在我们对实践性原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实践性原则不但包括课堂教学的方法, 而且包括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形式; 不但体现在课堂教学中, 而且体现在教材中。也就是说, 它贯穿在整个教学体系中, 是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吕必松, 1987) 这样一些观念, 不仅深化了对实践性的认识, 也大大拓宽了实践性原则的应用范围。此外, 这一时期的教学理论研究还涉及到对教学中各种矛盾关系(如理论和实践、听说和读写、单项训练和综合训练、模仿和活用等关系)的探讨, 对语言技能训练重要性的认识等。<sup>④</sup>

总体上看,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有一定的局限; 理论意识和学科观念尚不够鲜明; 理论研究的成果还不够系统。但是, 毫无疑问, 这一时期教学经验的积累、学科性质和研究方向的初步确定, 以及有限而宝贵的研究成果, 都为以后的教学理论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 二、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对外汉语 教学理论研究概况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语言学界明确提出“要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研究”,<sup>⑤</sup>从而把理论研究提高到学科建设的高度, 明确树立了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 为教学理论的研究确立了目标, 展示了高度。80 年代初以来, 对外汉语教学规模迅速扩大、教学层次不断增加、办学体制进一步

多样化，对学科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同时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团体，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先后召开了多次国内国际各种学术会议，为教学理论的研究和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以来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深入和拓宽，广泛涉及学科的性质、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程设置、课堂教学、水平测试、教学评估，以及教学理论和基础理论及其相互关系、教学规律和学习规律及其内在联系、对外汉语教学与语言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宏观体系已基本形成，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华语教学出版社，1987）及《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盛炎《语言教学原理》（重庆出版社，1990）、张亚军《对外汉语教学法》（现代出版社，1990）、赵贤州等《对外汉语教材教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吕必松《华语教学讲习》（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及《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等等。

进入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化，表现之一是专题研究得到加强，一些领域还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热点。

首先，中高级阶段的教学理论研究受到关注。这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教学规模扩大和教学层次提高的必然结果。主要成果有：国家汉办教学业务部编《中高级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李杨《中高级对外汉语教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吕必松《关于中高级汉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1期），等等。

其次，中介语理论的引入和汉语偏误分析受到重视。中介语理论自80年代中期由鲁健骥引入对外汉语教学界后，<sup>⑥</sup>逐渐受到重视，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界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汉语教学的实际进行了不少富有成效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鲁健骥《对外汉语教学思考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和李大忠《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前者收录了鲁健骥关于中介语理论研究和外国人学习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偏误分析的系列文章；后者专门就对外汉语教学中一些重要的语法现象进行了偏误分析。鲁和李的研究集中展示了在中介语理论研究和汉语偏误分析方面的成果。此外，中介语研究的重要成果还有：盛炎《中介语理论与错误分析》（《语言教学原理》第六章，重庆出版社，1990）、吕必松《论汉语中介语的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2期）、孙德坤《中介语理论与汉语习得研究》（《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4期）、王建勤《中介语产生的诸因素及相互关系》（《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4期），等等。

第三，90年代初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现行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提出

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继而引起了人们对语法体系、语法教学原则以及教学语法与理论语法的联系与区别等的研究和思考。主要文章有：崔永华《关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思考》（《语言学和汉语教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吕文华《关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中国语文》1991年第5期）、柯彼德《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语法体系急需修改的要点》（《世界汉语教学》1991年第3期）、吕必松《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1年第4期），赵金铭《教外国人汉语语法的一些原则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2期）及《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三个阶段及其教学主旨》（《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3期）、王还主编《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张旺熹等《对外汉语教学语法问题研究的基本态势》（《世纪之交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其中，吕文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语文出版社，1994）和《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两部著作，对教学语法体系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成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第四，文化教学问题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刘英林等《对外基础汉语教学法创新之路》（1987）指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逐渐形成“结构——功能——文化”三位一体的教学法新路子。<sup>⑦</sup>《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1988）认为，富有中国特点的教学法体系正在向“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前进。<sup>⑧</sup>此后，张占一《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3期）、张占一等《如何理解和揭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4期）等重要文章相继发表。<sup>⑨</sup>90年代以来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等问题成了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代表性成果有周思源主编《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第五，90年代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开拓了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sup>⑩</sup>1992年5月，《世界汉语教学》编辑部等有关部门专门组织召开了“语言学习理论座谈会”，就语言学习理论研究的范围、“学习”与“习得”的联系与区别、第一语言学习和第二语言学习的异同，以及语言学习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议成果收在《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一书中。此外，个人专著有靳洪刚《语言获得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王魁京《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相关文章有：温晓虹等《语言习得研究概述》（《世界汉语教学》1992年第1、2期）及《习得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3期）袁博平《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世界汉语教学》1995年第4期）陈前瑞等《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述评》（《汉语学习》1996年第6期）等等。

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的另一方面表现是，对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更加自觉；与相关学科的结合更加紧密；与国外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结合更为密切。在90年代的十年间里，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除以上所述外，在其他方面还出版了一批重要成果，广泛涉及学科的性质、理论体系研究、课堂教学理论研究、教学法研究以及对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学术评论，等等，例如：《吕必松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该讲义自1992年开始在《世界汉语教学》杂志上连载，1996年集结成册内部刊行）、赵贤州等《对外汉语教学通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杨惠元《汉语听力说话教学法》（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周小兵《第二语言教学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崔永华等《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赵金铭《汉语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出版社，1997）、柳英绿等《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延边大学版1997）、陈贤纯《外语阅读教学与心理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李杨《汉语本科教育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吕必松主编《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程棠《对外汉语教学目标原则方法》（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等等。<sup>①</sup>

以上从宏观上简要地概述了对外汉语教学在不同时期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显然实际研究的领域及实际成果比这里列举的要多得多。即便如此，从以上简述也可以看出，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期，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和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注 释

参见周祖谟（1953）、王学作等（1957）、邓懿（1956）。

据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统计，仅《语言教学与研究》从1974年到1979年发表的论文和文章就有24篇。

该文是作者1974年向来访的美国语言学家所作的学术报告，修改后收入吕必松著《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华语教学出版社，1987。

参见《语言教学与研究》1977年试刊到1979年正刊第4期上的有关文章。

参见《中国语文》1978年第1期。

⑥ 鲁健骥：《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3期。

⑦ 刘英林等：《对外基础汉语教学法创新之路》（1987）是提交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的论文，有关说法参见赵金铭《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举要》，《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4期。

- ⑧ 试行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
- ⑨ 张占一在此前发表的《汉语个别教学及其教材》（《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3期）首次提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的概念。
- ⑩ 80年代也有少数有关成果发表，例如：田士琪等：《从第二语言习得规律看教学方法的改进》（《世界汉语教学》1987年第2期）孙钧政：《思维习惯的嬗变——寻找第二语言习得机制时的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4期）史有为：《语音学习机制和语音教学原则》（《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2期），等等。
- ⑪ 一些有关学科性质、理论建设和理论体系等方面的重要论文和文献，本书下面相关的文章还将提到。

#### 参考文献

- 陈前瑞等：《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述评》，《汉语学习》1996年第6期。
- 程棠：《对外汉语教学目的原则方法》，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 邓懿：《教外国留学生汉语遇到的困难问题》，《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
-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华语教学出版社，1987。
-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 吕必松：《关于中高级汉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1期。
- 鲁健骥：《中介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1期。
- 任远：《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2期。
- 王学作等：《试论对留学生讲授汉语的几个基本问题》，《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2期。
- 赵金铭：《汉语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出版社，1997。
- 赵贤州等：《对外汉语教学通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 钟棣：《15年汉语教学总结》，《语言教学与研究》（试刊）1979年第四集。
- 张亚军：《对外汉语教学法》，现代出版社，1990。
- 周祖谟：《教非汉族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53年第7期。

## 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

### 一、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研究概述

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研究，一直是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研究同样十分重视对学科理论基础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基本认识是：

(1) 吕必松(1987)指出：“语言教学法实际上是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教授规律的总和”，探索和阐明这些规律“必须依靠语言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哲学的理论指导”，“所以语言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哲学是语言教学法的理论基础。”黎天睦（1987）着重介绍和分析了现代外语教学法的心理学基础和语言学基础，以及外语教学中的社会与文化因素。

(2) 盛炎(1990)认为，汉语教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多学科性的，其中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是必不可少的”。在《语言教学原理》（1990）中又进一步指出，哲学是语言教学理论体系最深厚的理论基础，现代语言学是汉语教学理论体系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心理学也是语言教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教育学与语言教学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

(3) 张亚军（1990）认为，语言学理论基础和教育学理论基础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基础“是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传统语法为语言学理论基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作为教育学基础，同时也借鉴了其他外语教学法理论的研究成果”。

(4) 刘珣（2000）指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对外汉语教学受到多种学科的启示和影响。其中，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和文化学已成为对外汉语教学最直接、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人们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的認識基本是一致的，并且跟教学性质相同的我国外语教学界的看法也是大致相同。例如，章兼中（1983）说，“外语教学法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它与哲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应云天（1997）同样谈到了外语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实际上国外同行也持类似看法，例如，Campbell认为，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是外语教学理论的源泉。Stern认为外语教学的理论基础包括语言教学史、

语言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教育学等研究成果。<sup>①</sup>

应该指出的是，上面引文中所说的“语言教学法”或“外语教学法”都是广义的，指的是教授语言和学习语言的科学，即揭示和探讨第二语言教学规律、教学原理的科学。因此，所谓语言教学法或外语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或称相关学科、临近学科等），就是这里说的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

总起来看，人们提到的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主要的有哲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这五个主要学科，所提到的其他学科或理论有不少可以看做是这几门学科的分支学科或可以归到这几门学科中。比如，与第二语言教学相关的社会学，主要是指社会语言学，而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与第二语言教学相关的人类学，主要指的是文化人类学，这部分内容实际上包括在文化学里。这五个学科中，哲学无疑将是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因为哲学为任何一门具体学科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而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几乎是国内外第二语言教学界公认的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这正是它区别于母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教学无法不涉及与目的语相关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因素，因此文化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以及文化对比研究的成果，也就自然应该成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这样大致可以说，哲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和文化学是对外汉语教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 二、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基础的地位和范围

### （一）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基础的性质和地位

如果说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到底由哪几门学科构成，其性质和作用等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那么无需讨论的是，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具有跨学科性，其学科理论基础是由多学科构成的。这一点已为国内外语言教学界所普遍承认。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理论的交叉学科，同样是在多种学科及其研究成果的支撑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对外汉语教学不断从各相关学科中吸取有用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并在不断总结自身教学实践经验的同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及其理论体系，进而指导教学实践。一般来说，能够支撑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直接或间接影响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有关学科及其理论，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如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基础对一门学科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非常重要的，对一门交叉性学科来讲就更是不可或缺

的。学科理论基础是一门学科赖以形成的基石和发展的原动力，是学科理论体系的有力支撑。因此，要开展和加强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基础的研究，不断吸收其有用的成果，从而更有效地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含量，增强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

但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并不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的基本理论（或者称基础理论）。所说的“学科理论基础”都是各自独立的学科（或分支学科），它们有着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因此，它们中的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单独全面指导对外汉语教学，或单独全面支撑起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某一交叉学科的理论基础（及其有关理论）不等于这一交叉学科的理论本身。进一步来说，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基础——相关学科及其相关理论，并不就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的组成部分。比如说，长江的源头是由许多小的河流构成的，这些小的河流对长江的形成至关重要，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长江。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把这些小的河流叫做长江，也不能把它们看成是长江的一部分。总之，我们必须关注和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否则对外汉语教学就可能成为无源之水。但是，这些理论基础只是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一部分内容，而不能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本身。

## （二）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基础的范围和基本理据

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究竟包括哪些学科或其分支理论，目前国内外学界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主要包括哲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和文化学。这些学科到底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又是怎样对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产生影响，是很值得进一步认真讨论的问题。

### 1. 哲学是对外汉语教学最深厚的理论基础

哲学主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指导。首先，哲学为人们认识语言和语言使用的本质，为认识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和教学过程的本质提供认识论基础。比如，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能力？语言是后天习得的，还是人脑中先天就有的一种机制？如何认识这样的问题，就反映出不同的哲学观。而对语言的不同认识就会带来对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不同认识。其次，解决教学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离不开哲学的帮助，比如，处理教和学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内因和外因的关系等，都需要哲学提供指导。第三，哲学为语言教学研究、调查研究和教学实验等提供方法论指导。第四，实际上哲学还是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哲学同样也为语言教学的其他的理论基础提供指导，从而间接地指导对外汉语教学。<sup>②</sup>

## 2. 语言学是对外汉语教学核心性的理论基础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功能等语言现象本身的科学，第二语言教学是研究教授和学习语言规律的科学。前者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后者以语言为教学内容；前者研究语言是什么，后者研究语言怎么教和怎么学显然这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语言学对第二语言教学的指导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也是根本性的。<sup>③</sup>首先，揭示语言普遍规律的普通语言学 and 揭示特定语言规律的特定的语言学（如汉语语言学），在关于语言普遍的规律和原理及所教授语言的具体特点和规律等方面，给予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和实践以重要的指导和影响。其次，语言学中的结构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及其他各分支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给予第二语言教学以启发和指导。例如，社会语言学理论对全面培养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结构语言学对认识语言的结构规律和组合规律，从而更有效地教授语言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第三，所教授的特定语言学（如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第二语言教学所吸收和利用。事实上，大量这类语言本体研究的成果（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和篇章等）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应用到第二语言教学中去的。例如，戴浩一（1985）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在对汉语动词与处所词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动词前的处所词跟动词后的处所词作用不同，比如：A. 小孩在床上跳；B. 小孩跳在床上。认为 A 中的“在床上”表示动作发生的地点；B 中的“在床上”表示动作所涉及的目标。<sup>④</sup>显然，这一发现对汉语教学是很有帮助的。而陆俭明（1994）对汉语同类词连用规则的研究中所发现的一系列同类词连用的组合规律<sup>⑤</sup>，则可以直接应用到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中去。第四，第二语言教学可以吸收和借鉴语言学或其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直接服务于语言教学需要的语言本体研究，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与之相比的。比如陆俭明（1997）《配价语法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sup>⑥</sup>等等。这种以直接满足第二语言教学需要为目的的汉语本体研究及其有关成果，实际上已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研究及其成果的一部分。第五，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是外语教学法流派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尽管不是所有的语言教学法流派都是从语言学派生出来的，甚至某些流派的倡导者并不承认有什么语言学基础，但是认真分析一下，每一种教学法流派都和某种语言学理论有联系。一些重要的教学法流派则是直接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例如，听说法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交际法（功能法）以社会语言学为基础。事实上，新的语言学理论的出现往往引起外语教学法的更新，例如，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初转换生成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生成的系统；人脑有学习语言的机制；学习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的出现，外语教学中出现了以培养语言能力（即内化了的语言知识体

系)为主要目标;以对语言规则的理解和创造性的运用为重点的“认知法”。第六,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包括所要教授的特定语言的语言学理论——如汉语语言学),对第二语言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大纲的制订、教材编写、评估测试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语言学(包括所要教授的特定语言的语言学)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多层面多角度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帮助和指导,因此它是第二语言教学核心性的基础学科。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人曾经把语言学看成是第二语言教学惟一的理论基础,把第二语言教学看成是狭义的应用语言学——语言理论的应用。这种看法当然是有偏颇的,因为语言学不能代替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的作用,不能全面支撑起第二语言教学的全过程和整个理论体系。语言学到底不能代替第二语言教学,它只是语言教学的一种资源和背景——一种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背景。但是,人们曾经有过的认识上的偏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确也反映出人们对语言学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 3. 教育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首先,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教学活动,教学活动必须遵循教育学,特别是教学论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律。如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连贯性,教学方法的直观性、趣味性、灵活性,以及教学原则方面的循序渐进、讲练结合、复习巩固,等等,这些教育和教学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对各类学校教育、对学校的各门课程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教学自然也不例外。其次,教育和教学的一般原理和原则对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大纲的制订、课程设计、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的使用等教学活动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都有指导作用。脱离教育和教学一般原理和原则的指导,教育教学活动就将陷入无章可循的局面,教育教学的效果将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第三,教育学和教学论是外语教学法流派产生的基础。实际上语言教学法流派往往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教育和教学的基本原理和要求,有的甚至首先是在教育学理论和观念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例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教育学中非常重视德育教育,进而重视知识的传授;认为外语课不仅是工具课更是知识课,传授外语知识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知识是教学的出发点,技能是在知识的基础上获得的,熟巧则是技能的完善阶段,已获得的技能和熟巧又构成进一步取得新知识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教育学原理的直接影响下形成了自觉对比法的基本主张。(章兼中,1983)自觉对比法的形成过程同时也表明新的教育理念对教学法流派产生的重要影响。不仅如此,新的教育技术和手段等对语言教学观念和方法等都有深刻的影响。

#### 4. 心理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中，不仅要研究把哪些语言知识和什么样的技能通过何种方式和方法传授给学习者，而且要研究学习者学习语言知识和掌握语言技能的过程和规律，这就需要心理学的支持。首先，心理学是研究人们获得知识、掌握技能和发展智能的心理规律和心理机制的科学。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依据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可以更科学更富有成效地培养语言学习者获得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和语言交际技能。其次，要研究语言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就要分析第一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习得的不同过程，研究儿童习得母语及成人学习和习得第二语言的不同特点，而这样的研究离不开心理学理论支持。第三，心理学与语言学、教育学一样，也是外语教学法流派产生的重要基础。例如，听说法以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学说为心理学基础；而认知法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理论——主要是认知学习理论基础之上，并以此成为认知法对外语教学法的最大贡献。有意思的是，提出认知法、倡导认知法，从理论上阐述认知法的几乎都是心理学家。（章兼中，1983）

##### 。文化学也是对外汉语教学重要的理论基础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教学内容是语言，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但是，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包含文化因素，因此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更由于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是一种跨文化的教学，不仅教学过程本身是跨文化的教学过程，而且语言学习者日后以目的语为工具从事的交际活动也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这样，与语言交际有关的文化知识和文化因素也就必然地成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的内容之一。进一步来说，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交际中的各种问题及其对策、揭示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因素、研究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也就自然成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基础。此外，从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实践来看，由于语言教学中的文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以及测试等教学实践中文化因素也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 注 释

参见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参见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华语教学出版社，1987。

实际上，第二语言教学实践也给语言学的发展以积极的影响和启示，它为语言学理论的检验提供机会，为语言学理论的形成提供素材。

- 参见戴浩一：《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第 1 期，1988。
- ⑤ 参见陆俭明：《同类词连用规则刍议》，《中国语文》第 5 期，1994。
- ⑥ 参见《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1997 年

### 参考文献

- 崔永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概说》，《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1997。
- 吕必松：《谈谈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特点》，《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 年第 2 期。
-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华语教学出版社，1987。
-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问题刍议》，《语言文字应用》1992 年第 1 期。
- 桂诗春：《应用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 李泉：《有关语言教育研究的几个问题》，《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2000）》，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
- [美]黎天暄 Timothy Light)：《现代外语教学法——理论与实践》，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7。
-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 盛炎：《语言教学原理》，重庆出版社，1990。
- 盛炎：《对汉语教学理论研究中几个热门问题的思考》，《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 束定芳等：《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 应云天：《外语教学法 新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等：《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世界汉语教学》1995 年第 1 期；《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 年第 1 期。
- 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现状与前瞻》，《中国语文》1996 年第 6 期。
- 赵贤州等：《对外汉语教学通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 章兼中：《国外外语教学法主要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 张亚军：《对外汉语教学法》现代出版社，1990。

(原载《海外华文教育》2002 年第 1 期)

## 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体系

### 一、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概述

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体系问题，是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研究中，对学科理论体系本身的研究更加自觉，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如下三种。

(1) 吕必松(1990)把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概括为教学理论和基础理论两个方面。教学理论是学科理论的核心，是学科存在的主要标志。它通过对教学的性质和特点、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以及与教学有关的各种因素的描写与概括，揭示教学的客观规律，提出教学法原则，以推动各项教学活动沿着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方向前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理论包括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和比较文化理论。教学理论的发展是随着基础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的，但教学理论的发展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有促进作用。而后，在《再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特点》(1991)、《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问题刍议》(1992)和《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1996)等论著中，吕必松又进一步把教学法纳入学科理论体系中，从而把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概括为基础理论、教学理论和教学法三个方面。指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研究的范围。其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把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理论重新概括为：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从而在基础理论中增加了“一般教育理论”，而把原先基础理论中的“比较文化理论”纳进了“语言理论”中，指出“语言理论也包括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文化语言学理论”。该书还对教学法作了明确的限定，指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法贯穿在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测试等整个教学过程和全部教学活动中。教学法是总称，它包括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等不同层次上的内容。至此，吕必松对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体系的概括大致是：

基础理论——语言理论、语言学习理论和一般教育理论；

教学理论——研究教学本身，揭示第二语言教学规律，是一种综合性应用理论；

教学法——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

(2) 崔永华(1997)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为三个层次：学科支撑理论，包括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其他；学科基础理论，包括第二

语言教学理论、语言学习理论、语言习得理论、汉语语言学、学科方法论、学科发展史；学科应用理论，包括总体设计理论、教材编写理论、课堂教学理论、语言测试理论、教学管理理论。其中，学科支撑理论是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赖以生长的相关、相邻学科的理论；学科基础理论是指导本学科教学和研究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学科应用理论是在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上建立起来的直接指导学科教学实践的理论。

(3) 刘珣(2000)把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体系<sup>①</sup>分成三个部分：理论基础，包括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横断科学及哲学；学科理论，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两部分，前者包括对外汉语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汉语习得理论和学科研究方法学，后者指运用相关学科和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对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测试评估、教学管理和师资培养等方面进行专门研究；教育实践，既包括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教育，也包括对未来的对外汉语师资的教育，它是学科理论服务的对象，也是学科理论产生的土壤。

可以看到，以上三位所展示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体系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色。首先，吕、崔、刘都把学科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都有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内容（尽管说法不尽相同）；都强调学科的综合性、跨学科性和应用性；并且在主要的、实质的内容方面看法大致相同。不同的部分主要在于：吕的体系中有“教学法”的内容；崔的体系中有“学科发展史”等内容；刘的体系中有“教育实践”等内容。比较起来，崔和刘的体系更为接近，体系框架基本相同，其中都有汉语语言学、学科方法论、教学管理理论，以及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测试评估等方面的内容。在以上三家体系模式中，吕的体系提出得最早，并得到修正和完善，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影响较大；后两家提出较晚，但考虑细密，且有所创新。

为便于我们更好地概括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体系，下面介绍几家国外第二语言教学界和国内外语教学界的同行对第二语言教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或教学理论模式的描写。

Ingram(1980)对外语教学模式的描写是基础学科，如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是理论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应用语言学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启发，应用语言学家在此基础上制定语言教学的原则，并应用于教学大纲、教学目标的制定和教学方法的选择。这些内容通过外语教师课堂教学实践的检验而成为应用语言学理论的一部分。外语教师根据应用语言学家的理论进行课堂实践并在实践中获得某些技巧和方法。<sup>②</sup>

Stern(1983)提出了外语教学三个层次的理论模式：第一层次是理论基础，包括语言教学史、语言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类学、心理学、心理

语言学、教育学等研究成果；第二层次为中间层次，主要是应用型理论，包括学习理论、语言理论和教学理论；第三层次为实践层次，包括方法和组织机构。<sup>③</sup>

束定芳等（1996）把外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划分为本体、实践和方法三个层次。本体论层次，研究的目的是语言和语言使用的本质及外语学习过程的本质，可以吸收普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等的研究成果；实践论层次，研究目标是外语教学的具体实施，包括教学的组织机构、教师培训、大纲的制定、教材编写、测试评估等；方法论层次，研究教学实践中贯彻教学原则的手段和方法。

应云天（1997）把外语教学法体系分为教学思想和课程设计两大部分，前者是后者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其中教学思想是指对语言特性、社会功能及掌握外语的过程等的认识；课程设计包括如何确定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流程和教学方法。

不难发现，上述四位学者的观察角度跟吕、崔、刘三位学者的观察角度不尽相同：这四位主要着眼于第二语言教学的整个过程来谈学科理论的研究内容，理论色彩较淡而工作流程色彩更浓；而吕、崔、刘三位学者主要着眼于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本身来谈学科的理论研究内容，理论色彩更浓而工作流程色彩较淡。尽管如此，后四位学者无论是从外语教学模式的角度，还是从外语教学法体系构成的角度，对外语教学理论体系所进行的描写和概括，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都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研究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应着眼于教学实际，紧密结合并服务于教学实践的需求，解决教学过程中的理论问题。事实上，后四位学者和前三位学者的基本观点非但不矛盾，而且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比如，除应云天以外前六位学者都把教学理论研究的内容划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部分，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而且在具体层次上也有诸多相同之处，例如，崔永华的“学科支撑理论”、刘珣的“理论基础”，与 Ingram 的“基础学科”、Stenr 的“第一层次”、束定芳等的“本体论层次”在内容、定位和预想功用等方面基本一致。其他两个层次或部分也大体相类似。不过，国外第二语言教学界和国内外语教学界的同行似乎更强调不同层次上的理论的“转化”，特别是强调理论家、应用语言学家和外语教师的“分工”，如 Ingram。强调转化是不错的，因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是应用性较强的交叉学科，但是过于强调分工则与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的实际不大相符，实际上也是过于低估了语言教师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 二、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体系

### （一）问题的提出及对策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 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界对学科理论体系的想法在观察的角度、体系构成的格局及具体内容方面还存在一定分歧，尽管也有不少相同相近之处。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多数学者都把所谓的学科理论基础看成是学科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恐怕是有问题的。此外，把诸如教材编写、大纲编制、学科发展史、学科方法论、教学管理、师资培养、教育实践等属于学科应用研究、学科发展建设乃至学科教学活动、工作安排方面的内容也看成是学科理论体系的内容，同样也是有问题的。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学科理论体系，体系的形成和概括应依据什么标准？上面所提到的教学管理、师资培养、教育实践，乃至教材编写及其研究能否都看成是学科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能，那么该把它们概括到什么范畴中去？它们与学科的基本理论或者说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还缺乏应有的研究。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和概括。为此，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体系”和“学科发展建设”这样两个概念，并重新明确学科基础理论、学科基本理论、学科应用理论的内涵和地位。

### （二）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体系

所谓学科建设体系，包括有关学科理论的各个方面和教学实践的各个环节，以及学科发展和建设所涉及到的各项内容。它由学科理论基础、学科基本理论、学科应用理论和学科发展建设四个部分组成。学科建设体系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第二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在多种学科理论支持下形成的交叉学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的特点；同时也是基于对外汉语教学在我国还缺乏应有的学术传统，因而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探索这一客观现实。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体系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 1. 学科理论基础

学科理论基础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基本理论赖以形成的基础，这是由对外汉语教学的跨学科性决定的。主要包括哲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和文化学。学科理论基础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和建设所应关注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关注学科基础研究现状、发展趋势和重大进展，对外汉语教学就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基础研究的研究应该是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